

當產業都外移中國之後

安德魯·羅斯 Andrew Ross 著 高仁君、奚修君 譯

Fast
boat
to
China

High-Tech

Outsourcing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ree Trade

Lessons from Shanghai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世新大學助理教授

聯合推薦

張鐵志

溫洽溢

當產業 都外移中國之後

安德魯・羅斯 Andrew Ross 著 高仁君、奚修君 譯

Fast boat to China

High-Tech Outsourcing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ree Trade—
Lessons from Shanghai

Fast Boat to China

Copyright © 2006 by Andrew Ross

Chinese Complex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nford J. Greenburger Associate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綠蠹魚叢書 YLC46

當產業都外移中國之後

Fast boat to China

High-Tech Outsourcing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ree Trade —

Lessons from Shaihai

作者／安德魯·羅斯 (Andrew Ross)

譯者／高仁君、奚修君

出版三部總監／吳家恆

編輯協力／戴芄品

封面設計／邱銳致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 100 南昌路二段 81 號 6 樓

郵撥：0189456-1 傳真：2392-6658

電話：2392-6899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董安丹律師

排版／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1 日 初版 1 刷

2010 年 5 月 16 日 初版 2 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定價／新台幣 340 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若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ISBN 978-957-32-6623-5 (平裝)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http://www.ylib.com /ymba E-mail: ymba@ylib.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當產業都外移中國之後／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s）著；高仁君，悉修君譯．-- 初版．-- 臺北市：
遠流，2010.04
面；公分．--（綠蠹魚；YLC46）
譯自：Fast boat to China : corporate flight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ree trade
ISBN 978-957-32-6623-5（平裝）

1. 勞動市場 2. 全球化 3. 中國

556

99004243

導言——資金、技術、知識全球自由流竄的結果

回顧半世紀以來的美中貿易關係

企業外包與民族主義的抬頭

勞動力短缺與勞資糾紛

自由化圖利了誰？

005

第一章

上海——從帝國主義殖民地到高科技產業鏈的聚落

工作外包——從藍領到白領

工作外包——從白領到高科技業

上海重拾昔日繁華

高離職，高薪資，高物價

高成長，高失業，高房價

027

第二章

美國——徘徊在產業外包與貿易制裁的困境

美國對華貿易的傳統

美國商會影響美中貿易政策

業務外包對美國產業環境的傷害

美國人面對工作外包的矛盾心理

攔不住的撈錢列車

067

第三章

上海——全球資本主義的堡壘與外包中繼站

走一趟浦東軟件園

當外國主管碰上中國員工

中國的科技工程師

「灰領階級」的興起

外包到內陸

摩登上海的白領女性

101

第四章

印度——面對中國競爭的優勢與劣勢

塔塔家族與中國的百年淵源

在印度禁景的背後

孟買 vs 上海

中國員工與印度員工的差異

第五章

蘇州——從古代絲綢中心到高科技產業園區

打造蘇州工業園

引入新加坡公積金制度的園區管理

在價值鏈上移動跳槽的工人

外商的難題：留或不留？

愛國教育與產業外移的腳步

第六章

西進——產業從沿海移向內陸

開發西部的背後因素

開發重慶

成都致力發展軟體產業

樂山鎖定半導體產業

第七章

台灣——面對中國崛起的產業磁吸與均勢消長

晶片的崛起

貿易與戰爭的規則

扶植產業

晶片製造聯合國

最後的訪談

後記

平坦的世界助長全球化的黑暗面

當產業 都外移中國之後

安德魯・羅斯 Andrew Ross 著 高仁君、奚修君 譯

Fast boat to China

High-Tech Outsourcing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ree Trade—
Lessons from Shanghai

導言——資金、技術、知識全球自由流竄的結果

回顧半世紀以來的美中貿易關係

企業外包與民族主義的抬頭

勞動力短缺與勞資糾紛

自由化圖利了誰？

005

第一章

上海——從帝國主義殖民地到高科技產業鏈的聚落

工作外包——從藍領到白領

工作外包——從白領到高科技業

上海重拾昔日繁華

高離職，高薪資，高物價

高成長，高失業，高房價

027

第二章

美國——徘徊在產業外包與貿易制裁的困境

美國對華貿易的傳統

美國商會影響美中貿易政策

業務外包對美國產業環境的傷害

美國人面對工作外包的矛盾心理

攔不住的撈錢列車

067

第三章

上海——全球資本主義的堡壘與外包中繼站

走一趟浦東軟件園

當外國主管碰上中國員工

中國的科技工程師

「灰領階級」的興起

外包到內陸

摩登上海的白領女性

101

第四章

印度——面對中國競爭的優勢與劣勢

塔塔家族與中國的百年淵源

在印度禁景的背後

孟買 vs 上海

中國員工與印度員工的差異

第五章

蘇州——從古代絲綢中心到高科技產業園區

打造蘇州工業園

引入新加坡公積金制度的園區管理

在價值鏈上移動跳槽的工人

外商的難題：留或不留？

愛國教育與產業外移的腳步

第六章

西進——產業從沿海移向內陸

開發西部的背後因素

開發重慶

成都致力發展軟體產業

樂山鎖定半導體產業

第七章

台灣——面對中國崛起的產業磁吸與均勢消長

晶片的崛起

貿易與戰爭的規則

扶植產業

晶片製造聯合國

最後的訪談

後記

平坦的世界助長全球化的黑暗面

導言

資金、技術、知識全球自由流竄的結果

資金、技術、知識全球自由流竄，導致企業利用資金優勢與知識的不對稱，動輒以外移出走威脅員工與政府。工時加長、薪資下滑，工作機會日漸減少、期間縮短，在某個意義上，把勞動者推到比當年馬克思眼中十九世紀工人還無望的處境。

人人都在談論中國的飛快成長，中國威脅也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對政治上的鷹派來說，中國在軍事上構成威脅。對於關心環境的人來說，全球能源供應因而吃緊，天然資源加速損耗。中國與已開發國家之間貿易失衡，四處購併企業，令世界各國領袖如坐針氈。至於可能因外包而失業的工作者，更是有如驚弓之鳥。一百多年來，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拿黃禍來嚇唬世人，而最近反中情緒不減反增，適足證明這個說法深入人心。中國的經濟發展引發廣泛憂慮，雖有小題大作之嫌，但也不全是空穴來風。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倉促轉型，影響極廣，柴米油鹽民生物資的價格、油價、工作的保障、房屋貸款利率，還有下一代的職業前景只不過是寥寥幾件直接受影響的事情而已。

如果這種揠苗式的成長是一大威脅，那也不是因為北京心懷不軌，遂行擴張工業的野心。我這本書要談的問題是，在全球自由貿易下，外包蔚為風潮，而中國則是在這有破壞性的大環境中扮演了宿主的角色。過去十多年來，中國是外國投資於低薪出口產業部門的終南捷徑，一切以獲利為目的，其他的責任一概不負。我會詳細說明，投資者如何在這幾年裡頭更往價值鏈的上端移動，希望套用外包的方式，從科技導向的製造業和白領服務業中大撈一筆。這些投資者有愈來愈多是全球性的企業，把需要純熟技能的工作與高科技資本從勞工法規與環境標準較嚴格的已開發

國家往外送。因為中國一時之間還沒有那麼多技能純熟的工人，企業為這些高價值部門找人時頗感困難。企業經理人留不住有經驗的工程師、專案經理及專業人才，於是薪資飆漲與跳槽之風應運而生。這裡的工作條件雖然一定要比低薪的血汗工廠來得好，但是勞資關係卻沒什麼差別。不論所需工作技能高低，雇主和員工之間瀰漫著不信任與不忠誠的氣氛，每隔一陣就會掀起離職潮，關廠外移的威脅壓縮了薪資，而在投資者所設的社區中，經濟與社會保障也都蕩然無存。

其他開發中國家的自由貿易區也有這種文化。那為什麼中國的案例如此駭人？答案不光在其運作規模的巨大，還在其涵蓋層面的廣泛。中國在科技曲線上跳躍的速度之快，吸引來自業界領導者最高層級的投資——例如產品設計與創新。光是從二〇〇二年到二〇〇四年這兩年中，外國投資的研發中心數目從兩百家躍升為六百家，在這段時間中，奇異（GE）、微軟、漢威聯合（Honeywell）、IBM、易利信（Ericsson）、拜耳（Bayer）和通用汽車（GM）等先鋒開的路，引進了來自各產業的跟隨者。

歷史上從沒有一個正在進行產業化的國家在吸收製造鏈最低階工作的同時，還有能力爭取高階的工作。先進國家的立法者擔心高階工作與資本的外流，但問題其實還更為嚴重。要控制如此廣大的涵蓋範圍——從最低階的組裝平台工作到高階的產業與服務——就表示要為員工標準建立全球性的規範，而沒有一個國家曾經如此做過。由中國的外資私人企業對職業保障與職場權利習慣性的漠視來看，目前中國發展出來的「規範」對於穩定營生顯然是一種威脅。

讓我們再次聲明，這並不是北京的密謀。如果中國不曾提供混合了獨裁治理、便宜豐沛的勞

力與有利於投資者的政策的最新獲利配方，企業還是會到別的地方去找。雖然這樣的情況沒有政府合作是不可能存在，但從中獲益的主要都還是全球性的企業。在工作與資本能立即順利移轉的規格化環境下，企業最能獲利。如果企業不能維持聘僱的標準並持續負責——而且海外自由貿易的工作現實不要求這些——那麼全球每個角落的公民就喪失了對自己與社區未來的控制能力。

中國是世界上由外資與貿易自由化發動的國家經濟體中最大的一個，我們才刚开始瞭解中國與印度經濟的興起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有多大。這種彼此命運糾結的感覺，可說來自打著自由貿易名號的經濟全球化。但我們是不是確實明白誰獲益和誰受損呢？我們是該用世界各國過往的紀錄（通常是災難性的）來評估新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還是如同這類政策的鼓吹者所堅持的，等到事過境遷再對之論斷？許多紙上諸葛已經對這些問題發表過高見。然而進行實地的研究並不容易，在中國尤其困難。本書提供的就是這樣的研究。所根據的是對在上海與長江三角洲（全中國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中國其他省分和台灣的外資營運事業的經理人以及中國籍資深員工所做的訪談。我造訪的營運單位所屬的企業，是將工作與技能外包至母國境外的公司。我發現當地員工對於被自己取代的東亞、歐盟與美國工作者的命運感到恐懼，而且大多數人認為當投資者繼續尋找更便宜又更容易攻佔的勞動力時，他們也會落得同樣的下場。他們沒有理由信任目前的雇主，也沒有什麼辦法與之交談談判，所以乾脆仿效外國老闆無拘無束的作風。

在這個地區的工廠與辦公室裡，我發現技術純熟的員工雖然不見得明白雇主是怎麼樣用他們來取代在其他地區性質與他們相當的工作者，但他們知道自己在供應鏈中的地位。但不管怎麼

說，他們與在其他地點工作的同僚間缺乏有效的溝通管道，更談不上團結一致，所以對這種情況也愛莫能助。這樣的工作場所所在中國的私營部門仍屬少見，所以看到上海和台北、新加坡、倫敦、聖保羅、聖荷西等地有著相同的工作壓力與焦慮時，感覺是很悲哀的。每個地方的每個人工作的時間都愈來愈長，也愈來愈辛苦。

我的研究結論與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並不相同，他最為人知的可能是倡議不受拘束的自由貿易。他曾造訪過中國與印度幾次，前一陣出版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書也分析了境外外包對中印經濟興起的貢獻。對佛里曼而言，全球性企業不受管制的營運方式是正當合理的，而且新興經濟體中的工作者與已開發國家工作者之間的殺戮競爭是無法避免的。就像他對他女兒說的：「我要跟她們說的事非常簡單：女兒啊，小時候我常聽爸媽說：『湯姆，乖乖把飯吃完，因為中國跟印度的小孩沒飯吃。』現在我對女兒說：『女兒啊，乖乖把書唸完，因為中國跟印度的小孩正等著搶你的飯碗。』」佛里曼要我們深思他的話與父母的話之間的對比。但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狀況幾乎不曾改變。這兩段話都顯示了在地球北邊的有錢人必須獨佔資源——不管是食物或知識——以免在地球南邊那些運氣比較不好的人把它們給搶走。

佛里曼的平坦世界是由殺戮競爭所支配。如果開發中國家的工作者贏了，那佛里曼的女兒及其同儕就輸了。這裡唯一的選擇，就是去適應自由貿易規則——那擺明了要利用地球上不同邊的人之間的不信任。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被榨乾後便被丟棄。但是，接受這幾乎毫不遮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代價實在是太高了。就如同本書中所揭示的，境外的工作壓力並不比國內的人承受的焦

慮要輕。長期而言，幾乎每個人都是輸家。我們不能忘記，在自由貿易的遊戲之外還有別的全球化方案。它們出現的形式是公平貿易、永續發展和國際間共同承認的勞工權利。不過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勞動人口被政府與雇主禁止自由締結社團、不准獨立組織工會、也不准與全球性的司法運動。要想讓這些方案成功執行，那麼引領我們聘僱中國的精神，就要由信任、合作和團結取代零和競爭。

回顧半世紀以來的美中貿易關係

美中貿易關係是本書的重要內容。為了讓讀者對這個主題有歷史縱深的認識，容我介紹我在上海一位重量級美國人士的私人藏書中發現的一冊書——《有意發展中美貿易之近四百家公司指南》(A Guide to Nearly 400 Companies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這本書中介紹的公司從知名的全國性企業到偏僻的小城公司都有，而且它條列出的近兩千項產品與服務涵蓋了六十多種產業。出版者是中美工商會議 (China-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其目的是消除貿易壁壘、鼓勵私人企業，以及「將美國的產業技術轉移至中國」。這本手冊聲稱美國公司是排隊等著要重開中美貿易之門，但它們並非不惜一切代價而來。中美工商會議呼籲中國做到以下幾點以換取美國的貿易：符合非歧視性原則 (nondiscriminatory) 的關稅與貿易協定；「適當」的商業立法與對商標、著作權及專利的保護；「公平而合理」的課稅；創建「商

業仲裁機制」；以及「發展中國出口以為開拓其進口之基石」。

讀者若是繼續讀下去，很難不將這份宣傳指南誤認作最近的出版品。但是封面上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而序言中提到的外貿「門戶關閉」並不是指共產中國的掌控計畫，而是指歷時八年的對日抗戰。在指南中列出的公司裡面，紐約的葛蘭比公司（Glenby Company，「人髮與人髮髮網的最大進口商」）自稱是堅貞的中國之友，是引人注目的公司之一。它巨幅的廣告痛惜「中國殘忍的敵人終止了其進步與產業」，並保證「我們回到這裡重新建設，真誠希望我們的成長能對建設偉大的中國有所助益。」像葛蘭比這樣的進口商在這本指南裡是特殊的少數。絕大多數的公司都將美國製造的商品銷往中國市場，或著眼於重建中國城市與工業廠房的合約。好景不常，爭取合約的機會只持續了幾年。韓戰開打，對外國企業開放的門戶在接下來的三十年又告關閉。

逐一檢視這本指南中的四百家公司，讓人能清楚回顧在美國企業黃金時期剛開展時的階段，美國製造業在各個區域的多樣性。六十年後，許多名字已經成為歷史。葛蘭比髮網在今天是收藏家會在古董跳蚤市場上留意的東西。由於具爭議性的自由貿易政策，有些知名的公司已將重心轉往海外，並從位於中國的合作廠商處向美國出口獲利。許多曾仰賴這些公司提供穩定長期工作的美國城鎮現在狀況都很糟，它們之前的雇員亦然；而且最常見的情況是收入不錯的製造業工作消失之後，接著造成某種新的服務業工作大幅減薪。¹除了一九九〇年代末的幾個好年冬之外，美國工人的平均實薪從戰後最高點的一九七三年以來便穩定地下降；境外外包也大約是在一九七三年開始出現的。無力外移的小型國內製造商也是輸家之一，他們愈來愈常被要求要與進口貨的